



任一
平蒙
生烟
雨

王充闾 著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获奖作家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蒙
烟
雨
任
平
生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获奖作家丛书

王充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蓑烟雨任平生 / 王充闾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4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 红孩主编)

ISBN 7-5059-4498-3

I. 一…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084 号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书名	一蓑烟雨任平生
主编	红孩
作者	王充闾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戴东
责任编辑	戴东 张红梅
责任校对	赵泽京 王小芸
责任印制	戴东
印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59 千字
印张	7.3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4498-3/I · 3508
定价	1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总 序

红 孩

现在,我又要说一些关于散文的话。望着空阔的写字板,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十几分钟前,一个散文家很感慨地对我说,散文越写越难写;一个小时前,一个小说编辑对我说,散文比之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是当下最不忍卒读的文体;一天前,一个普通读者对我说,目前的散文越写距离现实越远,有的还挺压抑、灰暗,让人看不到光明、希望。一个月前……

一年前的今天,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在苏州吴江市同里镇揭晓。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接亲历者,我至今记得颁奖现场和颁奖后举行的散文论坛上人们异常激动的场面。长时间以来,散文界一直呼唤散文应该有个全国性的大奖。应该说,近些年散文界的各种评奖层出不穷,报纸评,期刊评,甚至电台、电视台也评,其名目繁多,目不暇接,或以什么杯,或以什么年,或以什么人名、地名,但没有哪一次能像这次被人们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因素,我想可以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同志在给颁奖大会发来的贺辞中的话加

以概括：“冰心先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我们敬重和爱戴的前辈作家、散文大师。以她光辉的名字命名的这项全国性的散文大奖，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定会对今后我国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令人高兴的是，此次获奖作者中，既有成就卓著的年长作家，又有近年涌现出的新人和中青年作家，女作家也为数不少。奖掖新人、扶持青年作家，正是冰心先生倡议设立这项散文奖的初衷。我相信冰心先生也一定为此而高兴。”引文至此，关于这次评奖及这次评奖的意义，我想不用我再多赘言，读者都会明白。

但是，聪明的读者从上面两段话中很容易看出是非常矛盾的，即一方面对当前散文创作不甚满意，而另一方面却在评选一个具有全国性的散文大奖。那么，这两种意思果真是非常矛盾的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出现了非常喜人的蓬勃发展的局面，散文阵地、散文队伍、散文理论和散文争鸣都有了长足的壮大与提高。尤其是进入到2000年前后，散文的热闹完全可以盖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如果说这时的散文出现了群雄割据，或者说出现了东周列国的格局，我觉得是非常可取可喜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我们不是一直提倡“双百方针”吗？现在，散文的这种局面形成了，人们应该欢欣鼓舞才是。可是，就绝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他们还远不能适应散文的这种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宁可抱着传统不放，也不愿做一点创新或接受一点创新。相反，一些思维活跃的年轻散文家，或者从小说、诗歌、戏剧创作转型过来的散文家，他们在散文的探索、革命上的步伐迈得又快了些，从而使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对他们的行动产生怀疑和不解。基于以上两种因

素,散文界绝大多数人便开始试图找到一种双方都认可的散文标准,即寻找权威。当下的文人,基本上都工作生活在体制内,他们所认识 and 理解的权威一般总爱寄托于权威人士和权威奖项。其实,在我看来是完全大可不必的。因为,任何一种权威都是相对的,更何况操作权威的都是嬗变的人。

毫无疑问,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是具有权威的全国家性的散文大奖。但对于广大的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在认真重视所评出的获奖作家和获奖作品的同时,也不必把这些作家、作品完全看做权威的方向和标准,我一直提倡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任何人都不是散文的神灵,也不是散文的偶像,大家所做的和所付出的都是劳动者的选择。只要是有益于人类的劳动创造,都应该给以尊重和致敬!

本套“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是在出版《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之后的又一成果。我们编辑这套书,既是满足获奖作家的迫切要求,也是满足全国广大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套书视做第一辑,随着“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评选工作的即将启动,我相信,第二辑、第三辑……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纷纷面世。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散文学会向过去支持学会工作和关心散文事业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2003年6月21日 梨花园

目 录

梨花开处忆家山

- 回归 / 2
乡音 / 11
“三过门间老病死” / 16
西厢记 / 26
空山鸟语 / 33
乾坤清气得来难 / 43
寻觅 / 49
梨花开处忆家山 / 57

雅隆河 一首雄奇的史诗

- 用破一生心 / 63

- 少帅诗怀 / 77
雅隆河,一首雄奇的史诗 / 85
黄陵思絮 / 91
香冢 / 95
情在不能醒 / 104
神女仍无恙 / 114
石上精灵 / 120
龙湖之会 / 126

西洋景

- “少年版”福尔摩斯 / 135
李煜与爱因斯坦 / 141
西洋景 / 145
机器人演剧 / 160
剧作家的生命原版 / 165
冷硬而炽烈的生命之华 / 171

一蓑烟雨任平生

- 独托诗文展素心 / 182
谈龙录 / 186
昏镜词 / 189
押会 / 192
闲话酒令 / 201

“智囊”古今谈 / 206

“错认颜标”的笑话 / 211

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 / 215

废物——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 / 219

— 蓑烟雨任平生 / 222

梨
花
开
处
忆
家
山

回 归

——

昔日的顽憨少年，一回头，已经华发盈颠，千般都成了过去，一股脑儿地进入了苍茫的历史。

而我儿时的亲热伙伴——双台子河，这漂流着我的童心、野趣的河，带领我回归“家”的审美之途的河，却还是那么姿容韶秀，静静地载浮着疲惫了的时间，滚滚西流。那清清的涟漪，汨汨的波声，亲昵依旧，温馨依旧，日日夜夜、不倦不休地喁喁絮语。只是不晓得，她是向远方的客人述说着祖辈传留的古老童话，抑或是已经认出了我这当年的昵友，尽情倾诉着蓄积了半个世纪的别绪离情。

游子归来，原都是为着寻觅，有所追怀的，更何况在这冷露清秋时节，在这忽而霏霏、忽而潇潇、忽而滂沱的秋雨里。此情此境，无疑是触发忆念与遐思的一种酵母剂。带着深沉的凉意，荒疏的逸趣，它使望中的一切都变得有情有意了。



家乡秀色

“我们回家吧！”每当读到科普斯这句简单不过的话，我都觉得它圣洁、亲切、警策、灼人。此刻，我正在还乡的路上。“人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我忆起了“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悠悠岁月，忆起了童年，忆起了母亲，默诵着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是呀，自从我离开了故园，也就割断了同滚烫的泥土相依相偎的脐带，成了虽有固定居所却安顿不了心灵的形而上意义上的漂泊者。整天生活的高楼狭巷之中，目光为霓虹灯之类的奇光异彩

所眩惑，身心被十丈埃尘和无所不在的噪声污染着，生命在远离自然的自我异化中逐渐地萎缩。真是从心底里渴望着接近原生状态，从大自然身上获取一种性灵的滋养，使眼睛和心灵得到一番净化。由此，我懂得了，所谓乡情、乡思，正是反映了这种对生命之树的根基的眷恋。

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故乡的一切并非我所独有。就说这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双台子河吧，不知有多少人从小就吸吮过她的乳汁；然而，对于她的每个游子来说，它又是百分之百的心灵独占，而绝非多少万分之一。

二

《庄子·在宥》篇我是读过的，记得里面有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意思是，而今万物都生长于泥土而又复归于泥土。但是，应该说明，我的恋土情结的形成，却并非来自书本，而是自小由母亲灌输的。母亲没有进过学堂，无从知道先贤笔下的高言阔论，更没有读过源于西方文明的《圣经·创世纪》，可是，她却郑重之地告诉我，人是天帝用泥土制造出来的，看着一个个动来动去却呆头呆脑，天帝便往他们鼻孔里吹气，这才有了灵性。这个胎里带来的根基，使得人一辈子都要和泥土打交道，土里刨食，土里找水，土里扎根。最后，到了脚尖朝上那一天，又复归于泥土之中。

母亲还说，不亲近泥土，孩子是长不大的。许是为了让我快快长大吧，从落生那天起，母亲就叫我亲近泥土——不是用布块裁成的褥子包裹，而是把我直接摊放在烧得滚热、铺满细沙的土炕上，

身上随便搭一块干净的布片。沙土随时更换，既免去了洗洗涮涮的麻烦，又可以增进身体健康，据说，这样侍候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不容易患关节炎。到了能够在地上跑了跳了，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泥孩儿，夜晚光着脚板在河边上举火照蟹，白天跳进池塘里捕鱼捉虾，或者踏着黑泥在苇丛中钻进钻出，觅雀蛋、摘苇叶，再就是成天和村里的顽童们打泥球仗。

记得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淘气包”跑到村外一个烂泥塘边，脱光了衣裳，滚进泥坑里，把脸上、身上连同带去的棍棒通通涂满了黑泥，然后，一头钻进青纱帐，在一条“看青人”必经的小道上，分左右站定，静候着他的到来，届时突然大吼一声：“站住！拿出买路钱！”直把人家吓得打了个大趔趄，我们则满怀着快意，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加管束的，只是看到我的身子太脏，便不容分说，将我按在一个过年时用来宰猪褪毛的大木盆里，灌满了水，用丝瓜瓤蘸着肥皂沫，在全身上下搓洗一通。

泥土伴着童年，连着童心，滋润着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可以说，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泥土中摔打过来的。

三

东坡先生有两句诗：“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自注：“俗谓睡为黑甜。”至于为什么“睡为黑甜”，梦乡就是“黑甜乡”？他没有说，后来的词典也没有解释清楚。经过一番苦想，我倒从“俗谓”二字中悟出一点缘由：因为泥土的梦是黑甜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童仙女不去说他，俗世的凡人都是从泥土中长大的，未曾做过泥土的梦的人，怕是很少吧？

泥土,也许是人类最后据守的一个魂萦梦绕的故乡了。纵使没有条件长期厮守在她的身边,也应在有生之年,经常跟这个记忆中的“故乡”作倾心、惬意的情感交流,把这一方胜境什袭珍藏在心灵深处,从多重意义、多个视角对她作深入的品味与体察。通过回忆,发挥审美创造的潜能,达到一种情感的体认,一种审美意义的追寻,把被遮蔽的东西豁然敞开,把那本已模糊、漫漶的旧日情怀,以生动鲜活的“图式化外观”展现出来,烙印在心灵的屏幕之上。

可是,人们有个坏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常常忘记本源,我也同样。一经走进青涩的年岁,我们便开始告别泥土,进城读书、谋事,尔后竟然掉头不顾,一眨眼就是几十年。离乡伊始,游子们还常常通过泥土的梦境向故乡亲近、靠拢,随着时日的迁移,“忘却的救主”降临,便渐行渐远渐模糊了。久而久之,个人时空全部为公共时空所分割和占领,连那种模糊的影像也不复在梦中出现了。偶尔机缘凑巧,故乡重到,也是坐在车里,“刷、刷、刷”,从柏油马路上疾驰而过,然后,就一头钻进直耸云霄的大厦高楼里,根本想不到还有亲近泥土这码事。

亏得这次参加了中国散文学会组织的盘锦采风团,也亏得连宵的风雨使陆路车行不便,改为泛舟河上,使我有机会尽览三角洲湿地的无限风光。环境、氛围十分理想,正是那种撩拨诗怀、氤氲情感的天气,它没有晴空一碧那样澄明或者迅雷疾风般的激烈,而是略带一丝感伤情绪的缠绵悱恻。飘飘洒洒的雨丝风片,缝合了长空和大地,沟通着情感与自然。

轻舟在微荡涟漪的双台子河上静静地飘游着。望着水天无际的浩浩茫茫,蓦地,我涌起了缕缕乡思。我对作家同行们复述了母亲那句“不亲近泥土,孩子长不大”的话,深得采风团团长林非先生



红海滩——红地毯

的赞同。或许由于对泥土的情怀过于热切了吧，船刚刚靠岸，我就第一个冲向雨幕，跳上堤边，急匆匆地踏上这阔别数十载的泥涂。可是，两脚没有站稳，一个大滑溜，便闹了个仰面朝天，彻头彻尾地与泥土亲近了。见我突然滑倒，几个小伙子赶忙跑过来把我拉起，发现除了满身挂了“泥花”，并没有丝毫伤损，大家才放下心来。调皮的红孩忽然来了一句：“没有亲近过泥土的孩子是长不大的。”逗得同行们哈哈大笑。于是，一路上，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便乘着一波又一波的笑浪，浮荡在所有人的耳鼓里。

四

这里地当双台子河入海口，没有沉甸甸的历史记忆，积淀了久远而深厚的冷落与荒凉，自然也饱藏着开拓和创造的无穷潜力。

这里蕴蓄着强大的生命力，本能地存在着一种热切的生命期待。

这里的泥土肥沃得踩上一脚就会“滋滋”地往外流油，她是一切生命翠色的本源。任何富有生机的物质都想在她肥腴的胴体上开出绚丽之花，而这绚丽的花朵则是这黝黑泥土的生命表现。

当东风吹拂大地，双台子河重新唱起流水欢歌的时节，她便睁开矇眬的睡眼，充满着柔情蜜意，慢慢地舒展腰肢，以一种天生的母性亲和力和生命活力，为乡亲们奉献出源源不竭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

“啊！啊？——”为一种世间罕见的迷人景观，大家突然齐声惊叫起来。这是一种名为“碱蓬棵”的野生植物，经过海水浸泡，入秋之后变得通体透红，光华炫目，在河岸两旁铺上了绵绵无际的“红地毯”。存在自身的表现力，向来都是超过语言的。尽管一路上已经听过了当地同行太多的渲染，而且，也在画册上欣赏过它的壮美姿采，但是，当脑子里的奇观胜景突然展现在眼前，化作一种真实的存在，这“红海滩——红地毯”，还是令人惊赞不已，每双眸子都像傍晚的街灯一样，齐刷刷地亮了起来。

与红海滩恰成鲜明对照的，是绿到天边的滔滔苇海。“芦花千顷水微茫，秋色满江乡”，南宋词人陈亮的名句在这里有了着落。蒹葭苍苍，翠野茫茫，不知何处是岸。幸好有一条曲曲折折的栈桥